



她在弟弟意外离世后,毅然承担起养育一对幼侄的重任
她将音乐梦想化作教育的火种,倾心培养孩子们的艺术天赋
而她自己,也在琴键上的血痕与田垄间的汗水中,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突围

爱的乐章

□李旭忠



1月23日,乍暖还寒,阳光透过窗棂,斑驳地洒在地板上。黄燕蜷曲在沙发上,捧着一本书读着。突然,手机在茶桌上震颤嗡鸣,打破了午后的宁静。

“金奖!金奖!——黄老师,皓麟得了金奖……”

在“2025第十一届澳门国际艺术公开赛”总决赛上,云阳少年黄皓麟凭借一曲用葫芦丝演奏的《春到草原》,在民乐项目儿童E组中脱颖而出,斩获金奖。当“黄皓麟”三字刚一报出,他的老师范春笋便迫不及待地拨通了黄燕的电话。

得到喜讯,这个被生活锻造得坚毅果敢的女人,像个孩子般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。此刻,曾经的艰辛与酸楚,都化作幸福的泪花。记忆之闸轰然打开,八年前那个血色的黄昏扑面而来……

骤雨折青松 弱肩承双雏

2017年5月12日,夕阳的余晖笼罩着龙脊岭,黄燕与未婚夫携手漫步在岭上。未婚夫将一枚去皮的枇杷送到她唇边。枇杷的清甜在舌尖绽开,犹如她此刻甜蜜的心情。她憧憬着在岁月的长河中,与未婚夫相守一生。然而,当枇杷的蜜汁尚在喉间流转时,弟弟出车祸的噩耗却破空而来,碾碎了她美好的憧憬。

在医院重症监护室,看着弥留之际的弟弟,黄燕来不及悲伤,攥住弟弟逐渐变凉的手,轻声说道:“勇子,你放心,我会替你照顾好娃儿!”话音刚落,一滴泪水即从弟弟眼角滑落。

弟弟的生命定格在二十岁,留下三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,黄燕立誓要帮弟媳照顾好这两个孩子。不承想,弟弟下葬的第二天,那个外地娶来的媳妇,就揣着婆家给的五千元路费离去了。

从此,这个尚未婚嫁的姑娘,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,成了两个孩子的“妈”。

那时,黄燕在江口镇团滩小学教书。她带着两个孩子,首先面临的是生计问题。为节省开支,她在尚未动工的工地开垦了几块菜地。她身材瘦小,挖不动泥土,便等雨后变得松软时再去翻地。尽管如此,双掌还是磨出了血泡。

菜地打整好后,她买来应季的菜苗,种上辣椒、番茄、四季豆、空心菜、大白菜……还特意买了个尿桶,把孩子的尿液收集起来做肥料。偶尔也会去邻居家要点粪,挑上半桶晃晃悠悠地去浇菜。就这样,大半年时间都不用花钱买蔬菜了。

尽管种菜能省下不少钱,但要养活三个人,仍是捉襟见肘。因此她又在县城找了两份兼职,教钢琴和葫芦丝。每到周末,就带着两个孩子往返于县城和镇里,像只不知疲倦的候鸟,在生活的天空中艰难地飞翔。

那几年,黄燕最怕的是学校安排她去培训,因为带着两个孩子去很不方便。有一次,她要去县城培训,便请姨妈照看一下侄儿。培训结束后,她去姨妈家接侄儿时,姨妈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,当众指着侄儿说:“你看看,你看看!娃儿成天到处滚,滚得个脏兮兮的!”

黄燕很是尴尬,红着脸求姨妈再帮忙带一天。姨妈像赶苍蝇似的甩甩胳膊说:“你自己的娃儿自己带,我可经不起这么折腾!”

黄燕只觉无地自容,抱起孩子就走。从那以后,她再也不愿去参加培训,主动请求校长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。

那些年,为养育两个孩子,黄燕失去了很多,尤其是那段曾经美好的爱情。自从抚养起这两个孩子,她与未婚夫之间的裂痕就逐渐显露出来。未婚夫不愿抚养“别人”的孩子,两人常闹得不欢而散。有个周末,她有事脱不开身,就请未婚夫送侄儿去学琴。未婚夫坐在沙发上打游戏,冷冷地说道:“又不是我生的,我凭啥要送!”

她脑海中不断回响着这句话,心中的委屈、愤怒和无奈交织在一起,化作一股无法言喻的沉重,像块大石压在胸口,使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“是该结束了!”她暗叹一声。终于有一天,她平静地对未婚夫说:“人生有些事是我必须要做的,哪怕终身不嫁,我也不能抛弃这两个孩子……”

这段维持了三年的感情,就这样画

上了句号。

寒梅淬霜雪 琴心照前路

“你为啥不把娃儿交给奶奶,非要亲自带?”常有人这么问黄燕,她总是报之一笑。她自幼缺少父母关爱,所以更希望给孩子一个温暖、安定的家,唯有亲自带才放心。

她的老家在路阳镇文武村,那是一个偏远的山乡。她上面有一个姐姐,下面有一个弟弟。她夹在中间,就像一块“夹心饼干”,始终得不到父母的疼爱。

十岁那年,父母外出打工,把弟弟托付给了奶奶、姐姐托付给了外婆。而她呢,因为个头小,干不了农活,没有亲戚愿意收留,于是父母便把她“托付”给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。从那以后,她的快乐和零花钱,都寄望于这只老母鸡。没了父母的管束和责骂,她倒觉得挺自在,不过内心总有些迷茫。

2008年,黄燕考入云阳师范学校。入校第一天,其心就被钢琴之声所俘获。那灵动的音符如潺潺溪流,从钢琴者指尖流淌而出,仿佛一阵清风拂过她的心田。

“妈,我要学钢琴!”她鼓起勇气开口道。

“那是盲人学的。”母亲不以为意地说,“你不是盲人,去学个么子?”

母亲的“神逻辑”令她无言以对,可学琴之心已如破土的春笋,势不可阻。

她每月只有300元生活费,学钢琴就需200元,只剩下100元用于生活开销。于是,她早上喝稀饭,中午和晚上则是馒头下咸菜。至于荤菜,一周才可享用一次。

她每天午间和傍晚都去练琴,有时为争取更多时间,则以零食代替晚餐,或者干脆不吃,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练着。

三年的云师生活很快结束。黄燕考入了重庆文理学院,并继续拜师学习钢琴,一年后转投方京英老师门下。方老师要求极严,跟不上进度就会“逐出师门”。为做稳方老师的学生,她每天练习五六个小时。

毕业前夕,方老师告诉她,全市将有一场钢琴比赛,已经推荐了她去参赛。

“不……我……”黄燕惶恐不安,连连摆手。

方老师郑重地说:“我推荐你参赛,是要让你体验努力后的快乐。将来你会明白,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”

方老师为她选了贝多芬的《暴风雨奏鸣曲》第三乐章作为参赛曲目,这首曲子的技术难度达到了9~10级。

黄燕不敢有丝毫懈怠,每天的练琴时间增加到八个小时,十根手指头全都磨出了茧子。有好几次,她真想放弃,眼泪扑簌簌地流。但想到五年的馒头都啃过来了,为何不能坚持到最后,于是便抹去泪水继续练习。

赛前几天,方老师考核她的练习成果。她凝神静气,十指在琴键上飞动。这首曲子展现了作者对命运的抗争和内心的激荡,也正是她自己内心的写照。她沉浸在这场“暴风雨”中,当最后一个乐音渐渐隐去,师徒二人都陷入沉默

之中。雪白的琴键上,留下几抹从她指缝渗出的猩红血痕。

沉默良久,方老师开口道:“女娃子,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”一边为她处理伤口,一边和蔼地说:“以后你可以自豪地告诉别人是我的学生。去吧,去迎接新的挑战吧!”

黄燕哽咽着辞别老师,五年啃馒头的酸涩、指尖的灼痛、琴键上的血痕,忽然在胸腔里汇聚成翻涌的洪流。她咬住下唇想忍,可泪水还是任性地涌出,终于如山洪暴发般放声哭出来。

第一次上台参赛,由于紧张,黄燕在演奏中出现了两处失误,最终以0.03分之差获得三等奖。但方老师却对她说:“你带给我的骄傲,胜似一等奖!”

黄燕毕业后回到了云阳,先后在村小代课,在技校教音乐,在培训机构教钢琴。2015年,她考上了教师编制,成为团滩小学一名语文教师。然而没想到,刚过上两年平静的生活,弟弟的离世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……

春泥护新蕊 璞玉绽华光

2020年,早就倾慕黄燕的发小唐浩茄,用温暖的善心和炽热的爱心,叩开了她冰封的心扉。他深情地对她说:“燕子,我会把这两个孩子当成自己的,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你过得幸福……”

也是这一年,黄燕被调到江口小学,并在县城买了房子。

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,她坚信“万贯家财,不如薄技在身”,希望无论社会如何变化,孩子们都能有一技之长,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。因此,她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,为他们的未来铺就一条可能的发展之路,也希望借此滋养他们的心灵。

侄儿黄皓麟四岁时,黄燕就送他去学习口才,五岁又开始学习乐器。侄女紫萱也学过舞蹈、钢琴、书画,最后在书法中找到了乐趣。

黄皓麟颇有音乐天赋,黄燕先是送他去学习葫芦丝,后来又学习古筝和钢琴。所学的一样,他都游刃有余,乐此不疲。黄燕给他制订了练琴计划:周一、周三、周五练习古筝,周二、周四练习钢琴和葫芦丝。每天晚饭后,她都会辅导孩子们练琴、做作业,推掉了所有应酬。

黄皓麟没有辜负姑姑的期望:在第九届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展演重庆总展演中,荣获小学B组金奖,



黄燕指导侄儿侄女练习钢琴

随后又在全国总展演中荣获银奖;其朗诵作品《牵着猫散步的老鼠》,在“韶华杯”青少年美育系列活动(省级)中荣获一等奖;在本届澳门国际艺术公开赛中,初赛和决赛均荣获金奖;古筝已考过九级,葫芦丝考过八级,钢琴也考过六级。

他把收获的奖杯和荣誉证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桌上,旁边立着他亲手制作的卡通纸牌,上面写:“献给我最亲爱的妈妈!”这面饱含心意的“荣誉墙”,无声地诉说着一份感恩——兄妹俩早已改口叫黄燕为“妈妈”。

黄燕教育孩子非常严格,尤其注重培养他们的品性和德行。她在两兄妹房间分别贴了一张《成长公约》:“花钱可以,但一定要知道赚钱不容易,大风是刮不来的;父母不会和你过一辈子,所以你必须学会独立……”

为了让孩子们学会独立,她很早就放手让他们独自去培训班上课。起初她不放心的,等孩子坐上公交车,就驾车悄悄跟在后面,确认孩子能安全到达,才放下心来。

侄女紫萱,曾被奶奶带去照顾过一段时间。老人溺爱孙女,疏于管束,导致小紫萱养成一些不良行为,私自拿家里的钱,学业也逐渐荒废。黄燕发现后,愤而用竹条抽她的手板,罚她背诵《成长公约》。看着侄女手板上的血印,黄燕心痛如割,姑侄俩相拥而泣。但她深知,这关乎孩子的品行,绝不能姑息迁就。

虽然挨了打,但紫萱还是愿意回到姑姑身边。她抹着泪说:“妈妈虽然打了我,但我晓得为什么挨打。”

在黄燕的悉心教导下,紫萱很快就改掉了坏习惯,变得更加懂事。她话不多,但手脚勤快,饭后主动收拾碗筷,帮忙做些家务;姑姑忙时,她会主动照看姑姑自己生的两个小表弟;学习也自觉了许多,成绩逐渐提升,脸上又洋溢起自信的笑容。

如今,黄燕一家六口的生活,有序地运转着。她与父母的隔阂,也已在岁月的沉淀中悄然冰释,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关怀。丈夫在海外工作,每年聚少离多,家中大小事务全落在黄燕肩上。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,生活的轨迹虽然仍旧在县城与乡镇间往复,但其心境早已褪去了旧日的焦灼,如云破月出般透亮。这往返的路途也已化作群山间的五线谱,每个音符里都跃动着孩子

的笑声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家协会理事)



黄皓麟获奖后与老师范春笋合影



黄皓麟获得的
部分奖杯